

薛昭傳

說淵四十七

別傳四十七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民于海康勅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齋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

人之禍而自當之真荆聶之儔也吾請從
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
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
携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
去食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藪繁翳
處可且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遇
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
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

殿之西間及夜屋清月皎見階間有三美
女笑話而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
而進之居其首女子酌之曰吉利吉利好
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會雖有
好人豈易逢邪昭居窻隙間聞之又誌田
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好人豈易
逢邪昭雖不才願備好人之數三女愕然
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實對

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字長曰雲容
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將
酣蘭翹命骰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
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薦枕席
遍擲雲容采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
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合卺矣昭拜
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某
乃開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常

令獨舞霓裳於繡嶺宮妃贈我詩曰羅袖
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
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
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臂
因茲寵幸愈於群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
師譚道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
茶藥頗獲天師憫之因閒處叩頭乞藥師
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

言淵子集 卷之三 書院
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粒
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
宥含以真玉疎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
沈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
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
昌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人
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
百年矣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

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
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叟即天師明
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又
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官人有容者爲
九仙媛所忌毒而死亡之藏吾穴之側與之
交遊非一朝一夕耳鳳臺請擊席而歌送
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幽今夕陽春
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隴上更添

言清三集
卷四
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
自長歎月華不忍扃泉戶露滴松枝一夜
寒雲容和曰韶光不鑿分成塵會餌金丹
忽有神不意薛生携舊律獨開幽谷一枝
春昭亦和曰悞入宮墻漏網人月華清洗
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艷三枝半夜
春詩畢旋聞鷄鳴二人曰可歸室矣昭持
其衣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闕亦

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矣但燈燭熒
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
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
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
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
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
無憚但將我白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
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

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曰但啓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但一大穴多盟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申師名元也

薛昭傳終